

红楼梦

中国古典文学卷

主 编 韩作黎
副主编 赵惠中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二)



曹雪芹、高鹗 著
(清)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——中国古典文学卷

44B-6.
红楼梦

(七)

[清] 曹雪芹、高鹗 著

中国和平出版社

(京)新登字 086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红楼梦/(清)曹雪芹,(清)高鹗著.-北京:

中国和平出版社,1997.12

(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:中国古典文学卷/韩作黎主编)

ISBN 7-80101-816-8/G·683

I.红… II.①曹… ②高… III.长篇小说:古典小说:章回小说
-中国-清代 IV.I242.4
·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7)第 24966 号

红楼梦

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(一)

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)

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620.125 印张 11023 千字

印数:1-5100 套

ISBN7-80101-816-8/G·683

定价:618.00 元 (全套共 116 册)

第七十二回

王熙凤恃强羞说病 来旺妇倚势霸成亲

且说鸳鸯出了角门，脸上犹热，心内突突的乱跳，真是意外之事！因想，这事非常，若说出来，奸盗相连，关系人命，还保不住带累旁人；横竖与自己无干，且藏在心内，不说给人知道。回房复了贾母的命，大家安息，不提。

却说司棋，因从小儿和他姑表兄弟一处玩笑，起初时，小儿戏言，便都订下将来不娶不嫁。近年大了，彼此又出落得品貌风流。时常司棋回家时，二人眉来眼去，旧情不断，只能入手。又彼此生怕父母不从，二人便设法，彼此里外买嘱园内老婆子们留门，看到今日，赶乱方从外进来。初次入港，虽未成双，却也海誓山盟，私传表记，已有无限风情。忽被鸳鸯惊散，那小厮早穿花度柳，从角门出去了。司棋一夜不曾睡着，又后悔不来。

至次日见了鸳鸯，自是脸上一红一白，百般过不去，心内怀着鬼胎，茶饭无心，起坐恍惚，挨了两日，竟不听见有

动静，方略放下了心。这日晚间，忽有个婆子来悄悄告诉他道：“他表兄竟逃走了。三四天没上家，如今打发人四处找他呢。”司棋听了，又气又急又伤心，因想道：“想是闹出来，也该死在一处！真真男人没情素，先就走了。”因此又添了一层气，次日便竟心内不快，支持不住，一头睡倒，恹恹的成了病了。

鸳鸯闻知那边无故走了一个小厮，园内司棋病重，要往外挪，心下料定是二人惧罪之故：“生怕我说出来。”因此自己反过意不去，指着来望候司棋。支出人去，反自己赌咒发誓，与司棋说：“我要去告诉一个人，立刻现死现报！你只管放心养病，别白糟蹋了小命。”司棋一把拉住，哭道：“我的姐姐，咱们从小儿耳鬓厮磨，你不曾拿我当外人待，我也不敢慢怠了你。如今我虽一着走错了，你果然不告诉一个人，你就是我的亲娘一样，从此后我活一日是你给我一日。我的病要好了，把你立个长生牌位，我天天烧香磕头，保佑你一辈子福寿双全的。我若死了时，变驴变狗报答你。倘或咱们散了以后遇见，我自有报答的去处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哭。

这一席话，反把鸳鸯说的心酸，也哭起来了，因点头道：“你也是自家要作死，怕我做什么？管你这些事，坏你的名儿，我白去献勤！况且这事我也不便开口向人说，你只放心，从此养好了，可要安分守己的，再别胡行乱闹了。”司棋在枕上点头不绝。

鸳鸯又安慰了他一番方出来，因知贾琏不在家中，又因这两日凤姐儿声色怠惰了些，不似往日一样，因顺路也来望候。刚进入凤姐院中，二门上的人见是他来，便站立待他进去。鸳鸯来至堂屋，只见平儿从里头出来，见了他来，便忙上来悄声笑道：“才吃了一口饭歇了中觉了。你且这屋里略坐坐。”鸳鸯听了，只得同平儿到东边房里来，小丫头倒了茶来。

鸳鸯悄问道：“你奶奶这两日是怎么了？我近来看着他懒懒的。”平儿见问，因房内无人，便叹道：“他这懒懒的也不止今日了，这有一月前头就是这么着。这几日忙乱了几天，又受了些闲气，从新又勾起来。这两日先又添了些病，所以支不住，便露出马脚来了。”鸳鸯忙道：“既这样，怎么不早请大夫治？”平儿叹道：“我的姐姐，你还不知道他那脾气的，别说请大夫来吃药，我看不过，白问一声身上竟怎样，他就动了气，反说我咒他病了。饶这样，天天还是查三访四，自己再不看破些，且养身子。”鸳鸯道：“虽然如此，到底该请大夫来，瞧瞧是什么病，也都好放心。”

平儿叹道：“说起病来，据我看也不是什么小症候。”鸳鸯忙道：“是什么病呢？”平儿见问，又往前凑了一凑，向耳边说道：“自从上月行了经之后，这一个月竟沥沥渐渐的没有止住，这可是大病不是？”鸳鸯听了，忙答应道：“哎哟！依你这话，可不成了血山崩吗？”平儿忙啐了一口，又悄笑道：“你个女孩儿家，这是怎么说？你倒会咒人呢。”鸳鸯见说，不

禁红了脸，又悄笑道：“究竟我也不懂什么，是崩不崩的，你倒忘了不成，先我姐姐不是害这病死了？我也不知是什么病，因无心中听见妈和亲家娘说，我还纳闷。后来听见妈细说原故，才明白了一二分。”

二人正说着，只见小丫头进来，向平儿道：“方才朱大娘又来了，我们回了他，奶奶才歇中觉，他往太太上头去了。”平儿听了点头，鸳鸯问：“那一个朱大娘？”平儿道：“就是官媒婆那朱嫂子，因有个什么孙大人家来和咱们求亲，所以他这两日天天弄个帖子来，闹得人怪烦的。”一语未了，小丫头跑来说：“二爷进来了。”

说话之间，贾琏已走至堂屋门口，平儿忙迎出来，贾琏见平儿在东屋里，便也过这间房内来。走至门前，忽见鸳鸯坐在炕上，便煞住脚，笑道：“鸳鸯姐姐，今儿贵步踏贱地。”鸳鸯只坐着，笑道：“来请爷爷奶奶的安。偏又不在家，睡觉的睡觉。”贾琏笑道：“姐姐一年倒辛苦伏侍老太太，我还没看你去，那里还敢劳动来看我们？”又说：“巧的很，我才要找姐姐去，因为穿着这袍子热，先来换了夹袍子，再过去找姐姐。不想天可怜，省我走这一趟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在椅子上坐下。

鸳鸯因问：“有什么说的？”贾琏未语先笑道：“因有一件事，竟忘了，只怕姐姐还记得：上年老太太生日，曾有一个外路和尚来，孝敬一个腊油冻的佛手，因老太太爱，就即刻

拿过来摆着。因前日老太太生日，我看古董账上还有一笔在这账上，却不知此时这件东西着落在何处？古董房里的人也回过我两次，等我问准了好注上一笔。所以我问姐姐：如今还是老太太摆着呢，还是交到谁手里去了呢？”鸳鸯听说，便道：“老太太摆了几日厌烦了，就给了你们奶奶了，你这会子又问我来了。我连日子还记得，还是我打发了老王家的送来。你忘了，或是问你们奶奶和平儿。”平儿正拿衣服，听见如此说，忙出来回说：“交过来了，现在楼上放着呢。奶奶已经打发人出去说过，他们发昏，没记上，又来叨登这些没要紧的事！”贾琏听说，笑道：“既然给了你奶奶，我怎会不知道？你们就昧下了。”平儿笑道：“奶奶告诉二爷，二爷还要送人，奶奶不肯，好容易留下的。这会子自己忘了，倒说我们昧下。那是什么好东西？比那强十倍也没昧下一遭儿，这会子爱他那不值钱的呢！”贾琏回头含笑想了想，拍手道：“我如今竟糊涂了！丢三忘四，惹人抱怨，竟大不像先了。”鸳鸯笑道：“也怨不得，事情又多，口舌又杂，你再喝上杯酒，那里记得许多？”一面说，一面起身要去。

贾琏忙也立起身来，说道：“好姐姐，略坐一坐，兄弟还有一事相求。”说着，便骂小丫头：“怎么不沏好茶来？快拿干净盖碗，把昨儿进上的新茶沏一碗来。”说着，向鸳鸯道：“这两日因老太太千秋，所有的几千两银子都使了，几处房租地租统在九月才得，这会子竟接不上。明儿又要送南安府里

的礼，又要预备娘娘的重阳节礼，还有几家红白大礼，至少还得二三千两银子用，一时难去支借。俗语说的好，‘求人不如求己’。说不得姐姐担个不是，暂且把老太太查不着的金银、家伙偷着运出一箱子来，暂押千数两银子。支腾过去。不上半月的光景，银子来了，我就赎了交还，断不能叫姐姐落不是。”鸳鸯听了，笑道：“你倒会变法儿，亏你怎么想了？”贾琏笑道：“不是我撒谎，若论，除了姐姐也还有人手里管的起千数两银子；只是他们为人都不如你明白，有胆量，我和他们一说，反吓住了他们。所以，我‘宁撞金钟一下，不打破鼓三通’。”

一语未了，贾母那边小丫头子忙忙走来，找鸳鸯说：“老太太找姐姐呢。这半日我那里没找到，却在这里。”鸳鸯听说，忙着去见贾母。这里贾琏见他去了，只得来瞧凤姐，谁知凤姐已醒了，听他和鸳鸯借当，自己不便答话，只躺在榻上。听见鸳鸯去了，贾琏进来，凤姐因问道：“他可应准了。”贾琏笑道：“虽未应准，却有几分成了。须得你再去和他说一说，就十分成了。”凤姐笑道：“我不管这事，倘或说准了，这会子说着好听，到有了钱的时节，你就丢在脖子后头了，谁和你打饥荒去？倘或老太太知道了，倒把我这几年的脸面都丢了。”贾琏笑道：“好人，你要说定了，我谢你。”凤姐笑道：“你说，谢我什么？”贾琏笑道：“你说要什么，就有什么。”平儿一旁笑道：“奶奶不用要别的，刚才正说要做一件什么事，

“恰少一二百银子使，不如借了来，奶奶拿这么一二百银子，岂不两全其美？”凤姐笑道：“幸亏提起我来，就是这样也罢了。”

贾琏笑道：“你们也太狠了！你们这会子别说一千两的当头，就是现银子要三五千两，只怕也难不倒。我不和你们借就罢了，这会子烦你说一句话，还要个利，不难为你们和我……”凤姐不等说完，翻身起来说：“我三千五千不是赚的你的！如今里外上下背着嚼说我的不少了，就短了你来说我了，可知没家亲引不出外鬼来。我们看着你家什么石崇、邓通？把我王家地缝子扫一扫，就够了你们一辈子过的了。说出来的话，也不怕臊！现有对证，把太太和我的嫁妆看看，比一比，我们那一样是配不上你们的呢？”贾琏笑道：“说句玩话就急了，这有什么的呢，你要使一二百两银子值什么？多的没了，这还能够。先拿进来，你使了再说罢，如何？”凤姐道：“我又不等着衔口垫背，忙什么呢？”贾琏道：“何苦来，不犯着这么肝火盛。”凤姐听了，又笑起来，道：“不是我着急，你说的话戳人的心。我因为想着后日是尤二姐的周年，我们好了一场，虽不能别的，到底给他上个坟烧张纸，也是姊妹一场；他虽没留下个儿女，也要‘前人洒土迷了后人的眼睛’才是。”贾琏半晌方道：“难为你想的周全。”凤姐一语，倒把贾琏说没了话，低头打算说：“既是后日才用，若明日得了这个，你随便使多少就是了。”

一语未了，只见旺儿媳妇走进来，凤姐便问：“可成了没有？”旺儿媳妇道：“竟不中用，我说须得奶奶作主就成了。”贾琏便问：“又是什么事儿？”凤姐见问，便说道：“不是什么大事，旺儿有个小子，今年十七岁了，还没娶媳妇儿，因要求太太房里的彩霞，不知太太心里怎么样。前月太太见彩霞大了，二则又多病多灾的，因此开恩打发他出去了，给他老子娘随便自己拣女婿去罢，因此旺儿媳妇来求我。我想他两家也就算门当户对的了，一说去自然成。谁知他这会子来了，说不中用。”贾琏道：“这是什么大事？比彩霞好的多着呢。”旺儿家的陪笑道：“爷虽如此说，连他家还看不起我们，别人越发看不起我们了。好容易相看准一个媳妇儿，我只说求爷奶奶的恩典，替我成了。奶奶又说她必是肯的，我就烦了人过去试一试，谁知白讨了一个没趣儿。若论那孩子倒好，我素日合意儿试他，心里没有什么说的，只是他老子娘，两个老东西心太高了些。”

一语戳动了凤姐和贾琏，凤姐因见贾琏心中有事，那里把这点子事放在心里？待要不管，只是看贾琏在此不做一声。只看贾琏的光景，看他是凤姐的陪房，且又素日出过力的，脸上实在过不去，因说：“什么大事，只管咕咕唧唧的。你放心且去，我明日作媒，打发两个有体面的人，一面说，一面带着定礼去，就说我的主意。他十分不依，叫他来见我。”旺儿家的看着凤姐，凤姐便努嘴儿，旺儿家的会意，忙跪下就给

贾琏磕头谢恩。这贾琏忙道：“你只给你们姑奶奶磕头，我虽说了，到底也得你姑奶奶打发人，叫他女人上来，和他好说更好些。太霸道，日后你们两亲家也难走动了。”

凤姐忙道：“连你还这样开恩操心呢，我倒反袖手旁观不成？旺儿家的你听见了，这事说了，你也忙忙的给我完事来。说给你男人，外头所有的账目，紧赶今年年底都收来，少一个钱也不依。我的名声不好，再放一年都要生吃了我呢！”旺儿媳妇笑道：“奶奶也太胆小了，谁敢议论奶奶？若收了时，我也是一场痴心白使了。”凤姐道：“我真个还等钱作什么？不过为的是日用出的多进的少。这屋里有的没的，我和你姑爷一月的月钱，再连上四个丫头的月钱，通共一二十两银子，还不够三五天的使用呢！若不是我千凑万挪的，早不知过到什么破窑里去了。如今倒落了一个放账的名儿。既这样，我就收了回来。我比谁不会花钱？咱们以后就坐着花，到多早晚就是多早晚。这不是样儿？前儿老太太生日，太太急了两个月，想不出法儿来，还是我提了一句，后楼上现有些没要紧的大铜锡家伙四五箱了，拿出去卖了三百两银子，才把太太遮羞礼儿搪过去了。我是你们知道的：那一个金自鸣钟，卖了五百六十两银子，没有个半月，大事小事倒有十来件，白填在里头，今儿外头也短住了，不知是谁的主意，搜寻上老太太了。明儿再过一年，便搜寻到头面衣裳，可就好了！”旺儿家的笑道：“那一位太太奶奶的头面、衣服折变了不够过一

辈的？只是不肯罢了。”凤姐道：“不是我说没能耐的话，要像这样，我竟不能了。昨儿晚上，忽然作了一个梦，说来也可笑：梦见一个人，虽然面善，却又不知名姓，找我说，娘娘打发他来要一百匹锦。我问他是那一位娘娘，他说的又不是咱们家的娘娘。我就不肯给他，他就来夺。正夺着，就醒了。”旺儿家的笑道：“这是奶奶日间操心，惦记宫里的事。”

一语未了，人回：“夏太监打发了一个小内监来说话。”贾琏听了，皱眉道：“又是什么话？一年他们也搬够了。”凤姐道：“你藏起来，等我见他。若是小事罢了，若是大事，我自有话回他。”贾琏便入内套间去。这里凤姐命人带进小太监来，让他椅子上坐了吃茶，因问何事。那小太监便说：“夏爷爷今日偶见一所房，如今竟短二百两银子，打发我来问舅奶奶家里，有现成的银子暂借一二百，过一两日就送来。”

凤姐儿听了，笑道：“什么是送过来，有的是银子，只管先兑了去，改日等我们短住，再借去也是一样。”小太监道：“夏爷爷还说了，上两回还有一千二百两银子没送来，等今年年底下，自然一齐都送过来的。”凤姐笑道：“你夏爷爷好小气，这也值的放在心里？我说一句话，不怕他多心，要都这么记清了还我们，不知要还多少了。只怕我们没有，要有只管拿去。”因叫旺儿媳妇来，“出去不管那里先支二百两来。”旺儿媳妇会意，因笑道：“我才因别处支不动，才来和奶奶支的。”凤姐道：“你们只会里头来要钱，叫你们外头弄去，就

不能了！”说着叫：“平儿，把我那两个金项圈拿出去，暂且押署银子。”平儿答应去了，果然拿了一个锦盒子来，里面两个锦袱包着。打开时，一个金累丝攒珠的，那珍珠都有莲子大小，一个点翠嵌宝石的，两个都与宫中之物不离上下。一时拿去，果然拿了四百两银子来。凤姐命与小太监打叠起一半，那一半与了旺儿媳妇，命他拿去办八月中秋的节。那小太监便告辞了，凤姐命人替他拿着银子，送出大门去了。这里贾琏出来笑道：“这一起外祟何日是了？”凤姐笑道：“刚说着，就来了一股子。”贾琏道：“昨儿周太监来，张口一千两，我略应慢了些，他就不自在。将来得罪人的地方儿多着呢。这会子再发个三二百万的财就好了。”一面说，一面平儿服侍凤姐另洗了脸，更衣往贾母处伺候晚饭。

这里贾琏出来，刚至外书房，忽见林之孝走来。贾琏因问何事，林之孝说道：“才打听得雨村降了，却不知何事，只怕未必真。”贾琏道：“真不真，我那官儿也未必保的长，只怕将来有事，咱们宁可疏远着他。”林之孝道：“何尝不是？只是一时难以疏远。如今东府大爷和他更好，老爷又喜欢，他时常来往，那一个不知？”贾琏道：“横竖不和他谋事，也不相干。你去再打听真了，是为什么。”林之孝答应了，却不动身，坐在下面椅子上，且说闲话。

因又说起家道艰难，便趁事又说：“人口太重了，不如拣个空日，回明老太太老爷，把这些出过力的老人家，用不着

的，开恩放几家出去。一则他们各有营运，二则家里一年也省些口粮月钱。再者里头的姑娘也太多，俗语说，‘一时比不得一时’，如今说不得先时的例子，少不得大家委曲些，该使八个的使六个，使四个的便使两个。若各房算起来，一年也可以省得许多月米月钱。况且里头的女孩子们一半都大了，也该配人的配人，成了房，岂不又孳生出头人来？”贾琏道：“我也这么想，只是老爷才回家来，多少大事未回，那里议到这个上头？前儿官媒拿了个庚贴，来求亲，太太还说老爷才来家，每日欢天喜地的说骨肉完聚。忽然就提起这事，恐老爷又伤心，所以且不叫提起。”林之孝道：“这也是正理，太太想的周到。”

贾琏道：“正是，提起这话，我想起一件事来。我们旺儿的小子，要太太房里的彩霞，他昨儿求我，我想什么大事，不管谁去说一声去，就说我的话。”林之孝答应了，半晌笑道：“依我说，二爷竟别管这事。旺儿的那小子虽然年轻，在外吃酒赌钱，无所不至。虽说都是奴才们，到底是一辈子的事。彩霞那孩子这几年我虽没见，听见说越发出挑的好了，何苦来白糟蹋他一个人呢？”贾琏道：“哦，他小子竟会吃酒不成人吗？这么着，那里还给他老婆，且给他一顿棍，锁起来，再问他老子娘。”林之孝笑道：“何必在这一时？等他再生事，我们自然回爷处治。如今，且也不用究办。”贾琏不语，一时林之孝出去。

凤姐儿晚间已命人唤了彩霞之母来说媒，那彩霞之母满心总不愿意，见凤姐儿亲自和他说，何等体面？便心不由意的满口应了出去。凤姐又问贾琏可说了没有，贾琏因说道：“我原要说来着，听见他这小子，大不成人，所以还没说。若果然不成人，且管教他两日再给他老婆不迟。”凤姐笑道：“我们王家的人，连我还不中你们的意，何况奴才呢？我已经和他娘说了，他娘倒已欢天喜地，难道又叫过他来，不要了不成？”贾琏道：“既你说了，又何必退，明儿送给他老子，好生管他就是了。”这里说话不提。

且说彩霞因前日出去，等父母择人，心中虽是与贾环有旧，尚未作准。今日又见旺儿每来求亲，早闻得其子酗酒赌博，而且容颜丑陋，不能如意。自此心中越发懊恼。生恐旺儿仗势，作成终身，未免心中急燥。遂至晚间，悄命他妹子小霞，进二门来找赵姨娘，问了瑞的。赵姨娘素日深与彩霞好，便巴不得给了贾环，方有个膀臂。不成望王夫人又放他去了，每每调唆贾环去讨。一则贾环羞口难开，二则贾环也不在意，不过是个丫头，他去了，将来自然还有好的，遂迁延住不肯说去，意思便丢开了手。无奈赵姨娘又不舍，见他妹子来问，是晚得空，便先求了贾政。贾政因说：“且忙什么？等他们再念一二年书再放人不迟。我已经看中了两个丫头，一个给宝玉，一个给环儿。只是年纪还小，又怕他们误了念书，再等一二年再提。”赵姨娘还要说话，只听外面一声

响，不知何物，大家吃了一惊。未知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